

THE MUSE

打字机上的
缪斯

[英] 杰西·波顿 著
祝文亭 译

JESSIE BURTON





打字机上的缪斯

[英] 杰西·波顿 著

祝文亭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打字机上的缪斯 / (英) 杰西·波顿著; 祝文亨译

—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5

(读客外国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7118-7

I. ①打… II. ①杰… ②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2619 号

THE MUSE by Jessie Burton

Copyright © 2016 by Peebo & Pilgrim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askie Mushens Ltd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文版权 © 2019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9-2019-218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
特邀编辑: 叶 子 王 品

封面设计: 陈艳丽 Ami Smithson, Picador Art Department

封面插画: Lisa Perrin

打字机上的缪斯

[英] 杰西·波顿 著

祝文亨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3.25印张 字数 274千字

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7118-7/I.5689

定价: 58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献给

爱丽丝、提索和皮普

一个故事，不会只有一种讲述方式。

——约翰·伯格¹

1 约翰·伯格（John Berger，1926—2017），英国艺术评论家，小说家，画家和诗人。著有《观看之道》《看》《另一种讲述的方式》《毕加索的成败》等。——编者注（本书中注释，如无特殊说明，均为编者注。）

· 目 录 ·

第一章 · 001 ·

甘蓝菜与国王

第二章 · 115 ·

归 属

第三章 · 193 ·

狮子女孩

第四章 · 263 ·

被淹没的世纪

第五章 · 363 ·

《露菲娜与狮子》

第六章 · 381 ·

挥之不去的地方

后 记 · 395 ·

致 谢 · 405 ·

参考书目 · 407 ·

第一章

甘蓝菜与国王



1967年6月



并非每个人最终都能如愿以偿。许多改写人生轨迹的瞬间，都闪着幸运的光芒，比如与陌生人在船上的一席谈话。这世上是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给你一封信件或一份信任的。她是这么告诉我的：运气降临前，你要做好准备，你要全力以赴。

那一天到来时，天气酷热，我穿着鞋店的员工衬衫，胳肢窝的地方被汗水浸湿成两团深色。“我不在乎尺码。”那个女人一边说，一边用方巾擦着汗。我的两肩酸痛，指尖正在发炎。我注视着她，汗水正将她前额的银发凝结成一只湿漉漉的小老鼠。伦敦之暑热，无处可逃。我没听懂她的意思，不过她将是我在这间鞋店服务的最后一位顾客了。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”女人叹了口气，“什么尺码都行。”

临近打烊，又到了不得不清理地毯上的脚皮屑的时候，我们管

这个叫“足垢阻塞”。辛兹常说，把这些皮屑放进模子里，足够做成一只兀自起舞的大脚怪了。她很喜欢多尔西斯鞋店的这份工作，还替我也找了一份同样的工作——但在我们交班的这一个小时里，我满脑子都是自己那清凉的小屋，以及在狭窄床头静静等着我的廉价记事本和钢笔。“姑娘，打起精神来，”要是辛兹在，一定会跟我咬耳朵，“又不是在隔壁的殡仪馆工作。”

我转身退向储藏间，我小小的庇护所，我早已习惯那儿浓郁的橡胶味。我想我可能会走进去，然后对着一墙的鞋盒无声地号叫。

“等等！喂，等等。”女人在身后叫我。看到我停下脚步，她迅速弯下身子脱掉了脚上磨坏的鞋，露出了没有脚趾的脚掌。一个脚趾也没有。光溜溜的脚掌，那团肉无辜地横在褪色的地毯上。

“看，”她一面低声道，一面脱去了另一只鞋子，露出相同的脚掌，“我就……用纸填在前面，所以你拿什么尺码都无所谓。”

这一幕，我无法忘记，这个英国女人给我看她那没有脚趾的脚。那一刻，我应该是崩溃的。都说年轻人不懂得面对丑恶，也不会掩饰惊讶。我其实没那么年轻，我都二十六岁了。那时候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反应了。从克拉彭广场走回合租公寓的路上，我对辛兹讲了这件事，她对无趾脚发出了夸张的惊呼声：“残疾人麦吉！”她喊道，“她‘走进来’买鞋，黛莉¹！”接着又带着乐观实用主义的口吻道，“至少她可以随心所欲地穿鞋。”

那个女人也许是位女巫，专程前来预告我的世界即将发生剧

1 奥黛尔的呢称。

变。而我不愿相信，但她的出现似乎给我那个阶段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可怕的句号。我和她是不是同病相怜？我和她是不是只能用纸张填补空缺，才能在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？我无法确定，或者，她真的只是想买双新鞋而已。但我还是常常将她视作神话故事里的一个人物，毕竟，从那天开始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我从特多¹西班牙港乘船来到英国，过去的五年里，我一直在申请别的工作，始终音信全无。火车自南安普顿缓缓驶入伦敦滑铁卢站时，辛兹错把立着烟囱的民居当成了工厂，以为这里遍地都是工作。这确实是个难以实现的理想。我一直幻想着自己能够离开多尔西斯，有一次我甚至写信给国营报纸应征做茶点女孩。换作在家乡，我的学历和自尊都不可能让我屈膝给任何人端茶递水，但辛兹说：“就算是一份独眼跛足耳聋的青蛙都能做的工作，他们也不会给你做的，奥黛尔。”

辛兹跟我念同一所学校，而后又一同旅居英国，她痴迷于鞋子和她的未婚夫塞缪尔。她是在克拉彭大街附近的地方教堂遇到他的。（塞缪尔可算是那地方的特等奖，毕竟那里通常只有一群絮叨光辉往事的糟老头儿。）也因为同塞缪尔相遇，辛兹不像我那样急于摆脱当下，这多少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。我总是高呼没法再忍受这一切了，而且我没办法像她一样。然后辛兹总是回答说：“哦，是因为我傻里傻气而你聪明绝顶吗？”

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（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）的简称。特多是一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、紧邻委内瑞拉外海的岛国，首都为西班牙港。

按照招聘广告上的号码，我给那些不要求工作经验的机构打过无数通电话，对方总是很客气，我感觉好运就要来了。这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真的是奇迹！每份工作都找到了合适的人。说我愚蠢也好，天性执拗也好，总之，我继续投递简历。最近，我应征的一份工作——也是我最理想的工作——是斯凯尔顿艺术学院的打字员职位，斯凯尔顿可是个由廊柱和门廊构筑的地方。我曾在一个周六的月休日专程前去参观。我花了一整天游荡在那些房间里，从庚斯博罗开始，途经威廉·布莱克的蚀刻版画，再到夏加尔。在回克拉彭的列车上，一个小女孩像盯着一幅画那样紧盯着我。然后，她伸出小小的手指一边扯我的耳垂，一边问她的妈妈：“它会掉下来吗？”她的妈妈并没有制止她：看上去她很希望耳垂能自己给出答案。

在西印度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和男孩们抢破头，才荣获英语文学一等学位，还在车厢内白白忍受小女孩的掐痛，这一切可不能白费。回到家，英国领事馆寄来了奖品，我的诗歌《加勒比海的蜘蛛莉莉》荣获了首个英联邦学生奖。抱歉，辛兹，但我不想把这辈子浪费在为汗津津的灰姑娘们穿鞋上。我哭过，当然，大部分泪水都被凹陷的枕头吸干了。壮志难酬的压力在我心中郁结。我感到羞愧，但它又使我清醒。我想做点儿更有意义的事情，为此，我已经等了五年。与此同时，我写了很多关于英国天气的报复诗作，还跟妈妈撒谎说，伦敦真是天堂。

我和辛兹到家的时候，那封信正躺在门垫上。我脱了鞋，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处。邮戳上写着伦敦W.1，世界的中心。脚下

是冷冰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瓷砖，棕色与蓝色的花纹上蜷曲着我的脚趾。我用一根手指滑动到信封下面，把它当作一片破损的树叶般小心地举起来。信头印着斯凯尔顿学院的字样。

“那是？”辛兹说。

我没有回答，吃惊地读完了信，一个手指甲已经掐进了房东的浮雕花纹墙纸中。

斯凯尔顿学院

斯凯尔顿广场

伦敦 W.1

1967年6月16日

亲爱的巴斯琴小姐：

感谢您寄来的求职信和简历。

无论生命赋予人何种环境，每个人都期待成长。您显然是一位有能力、有准备的年轻女士。因此，我在此荣幸地邀请您担任打字员，试用期一周。

这份工作无疑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其中最重要的肯定是学习独处。如果对此没有异议，请回信告知您是否愿意接受此项安排，方便我们开展日后的工作。您的起薪是每周10英镑。

致以温暖的祝福

玛乔丽·奎克

每周10英镑。在多尔西斯工作一个星期只有6英镑，多4英镑，生活会大不一样，何况那根本不是钱的问题。而是我又朝文化、历史、艺术——这些我自小被教导为重要议题的事情更近了。粗黑的签名墨迹里，夸张的字母M和Q¹透着意大利式的恢宏气派。信纸散发着一股奇特的幽香，边角微微卷起，仿佛这位玛乔丽·奎克女士将它在手袋里放了一阵，才下定决心寄出来。

再见了，鞋店；再见了，我的苦差事。“我被录用了。”我对好友轻声道，“他们要我去上班。我终于被录用了。”

辛兹尖叫着伸出双臂拥抱我：“太好了！”

我哽咽了一声。“你做到了！你做到了！”她继续道，她脖颈后的空气闻起来好似雷雨后的西班牙港。她接过信看，然后说道：“玛乔丽·奎克，好奇怪的名字！”

我早已高兴得说不出话来。让指甲尽情地掐进墙纸深处吧，奥黛尔·巴斯琴；把墙纸上的花朵摘下来吧。但，如果早知道此后会遇到的麻烦事，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？你还会在1967年7月3日的星期一早晨，理理你的新帽子，整整你的多尔西斯皮鞋，在早上八点二十五分的斯凯尔顿出现，为这个叫玛乔丽·奎克的女人工作吗？

会的，我想。因为我就是奥黛尔，而奎克就是奎克。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后悔药。

1 M和Q是玛乔丽·奎克（Marjorie Quick）的英文名首字母。

想象中，我应该是在一个宽敞的中庭里工作，身边是其他打字员此起彼伏的啪啪嗒嗒声，然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猜其他同事都去法国那种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休年假去了。斯凯尔顿的门框上装饰着金色的拉丁语“艺术征服一切”，我每天沿着石阶而上，手指掠过“征服”和“一切”，然后推开大门。门里面的世界闻起来有着旧皮革和木头打蜡的味道，进门右边是前台那张长长的桌子，背后竖立着一面墙的文件柜，里面早已塞满了晨间邮件。

从我工作的办公室望出去，视野糟糕透顶——一面被煤灰熏黑的砖墙，探头出去可以看到这道熏黑的污迹一直延伸到底下。楼下是一条小巷，隔壁楼的门房和秘书们成排站着抽烟。他们的对话我从来听不清楚，只能看到一串肢体语言构成的仪式：拍拍口袋，掏出香烟，点燃打火机，情人接吻般交头接耳，一条腿风情万种地抵着墙壁。好个隐蔽的地方。

斯凯尔顿广场紧邻着皮卡迪利广场靠河的一段。自乔治三世时就伫立在那儿了，又从伦敦大轰炸中幸存下来。巴士引擎、汽车喇叭、男孩们刺耳的牛奶叫卖声，皮卡迪利广场的嘈杂声越过屋顶飘进来。这样一个地方竟然位于伦敦西区中心地带，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油然而生。

第一个礼拜的大大部分时间里，我只跟一个叫帕梅拉·拉奇的女孩说过话。帕梅拉是接待员，在楼里的大人物们出现之前，她总是在柜台前吹着泡泡糖，手支着桌面读她的《每日快报》。她会像对待一片精巧的蕾丝一样把报纸折起来，带着一丝痛苦，仿佛被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打断了，然后才抬头看着我。“早上好，奥黛尔。”她会说。她今年二十一岁，顶着纹丝不动的蜂窝头和媲美五位法老的粗黑眼线，俨然是伦敦东区家族的后起之秀。

拉奇时髦过人，性感有余。我羡慕她的薄荷绿迷你裙和焦糖橘蝴蝶结衬衫，但我不敢那么穿。我只敢把我的时髦锁在想象里。她的口红和腮红我也想要，但我的脸一碰英国散粉就会变得很鬼畜。在阿丁霍布斯百货公司的化妆品区，我只找到了“酪乳裸”“玉米金”“杏花红”“柳叶百合”诸如此类的粗劣脸妆诗句。

我断定帕梅拉就是那种会在莱斯特广场埋头大啖腊肠欢度良宵的人。她很可能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在了发蜡和根本就读不懂的低俗小说上。也许这些想法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——因为帕梅拉每次看到我，都会双眼圆睁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好像在奇怪我怎么还好意思每天回来上班，或者干脆百无聊赖地看着我的脸。有时候我抬起她右边的柜台木板进门，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，她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。

辛兹有一次说我的侧面看起来比较美，我说听起来好像我是枚硬币。但现在我想到了自己的两副面孔，我给帕梅拉的傲慢印象，以及还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。实际上，我在拉奇这样的女孩面前会